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四

唐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關畱汴爲浚儀令

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掩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

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畱熱處。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與國無疆。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

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壓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人。毋寧割愛于已亡之臣。則向之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終全其福祿。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



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

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古明王。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卜祚遐長。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怨嗟。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漢



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畔。未有能重安者。凡脩政教。當修之于

可脩之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蓄積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

用積貯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若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可痛哭者。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臣竊觀今功臣諸王陛下之日。必無他心。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今諸王

寵遇過厚。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此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優賜曾無限極。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以人爲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勲人。或



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慙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畱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



天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章奏稿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黜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動主知。相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

肺腑報知遇。忠矢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傳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僞。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悟。遂罷封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